

文章编号: 1674 - 5566(2010)06 - 0853 - 06

## 古代文人作品中鱼文化的哲学与美学内涵

滕新贤

(上海海洋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鱼是中国文化当中一个寓意极为丰富的符号。尽管在民间,鱼作为丰足的象征、情爱的具象而受到广泛喜爱,但是在古代文人们的作品中,鱼的形象却呈现出了许多有别于民间的文化色彩。由于古代文人社会地位的不确定性,文人们对于鱼有着极为特殊的情感,他们将鱼视为与自己同命运的生物,因而由鱼生发出了种种生命感喟。文人们是熟悉民间鱼文化的,然而他们不满足于用自己的才华去简单地继承和传播先民们的鱼文化,而是更注重通过对于鱼的描绘来抒发那些属于自己的情志,创造出带有本阶层特色的鱼文化。在他们的笔下,鱼不仅是富足的象征,更具有高贵脱俗的意蕴;它既是文人自身的形象代言,也是文人们所渴望的悠游生活的具象。可以说,鱼既是文人观照自我、表现自我的工具,也是他们进行哲学思辨的凭借。较之于民间文学中的鱼文化,中国古代文人作品中的“鱼”的形象有着更为丰富的哲学与美学内涵。

**关键词:** 鱼; 文人; 文人文学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 Philosophical and aesthetic connotations of fish culture in the ancient literary works

TENG Xin-xi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Fish is a sign with rich implica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Although fish is widely loved by people as a symbol of abundance and love, get in the ancient literary works, fish culture took on different colors.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 social status of ancient scholars, they had a very special emotion for fish, considering they were in the same boat, and therefore expressed various thoughts and feelings about life. Scholars were familiar with the folk culture of fish, but they were not content to use their talents to simply inherit and spread the ancestors' fish culture, an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expressing their own emotions by describing the fish and created the fish culture with their own class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writings, fish was not only a symbol of wealth, but with more noble and refined implications; it not only embodied the author's own image, but also symbolized the leisure life that people aspired to live. Therefore, it can be said that fish was not only a tool for scholars' self-reflection and self-expression, but also the basis on which they explored the world. Compared to a widespread folk culture of fish, the fish culture in literary works has a more abundant connotation of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Key words:** fish; scholar; elite literature

收稿日期: 2010-06-12

基金项目: 上海高等教育“085”工程项目(海洋经济学科)

作者简介: 滕新贤(1970-),女,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E-mail: xxteng@shou.edu.cn

鱼是我国文化当中一个备受人们喜爱的文化符号。在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民间鱼文化中,鱼自古以来就是丰足的象征,情爱的具象。对此,中国人年夜饭中不可缺少的鱼肴,年画、剪纸中凌波雀跃的锦鲤,以及民间情歌中各种戏水的游鱼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佐证。然而,在古代文人们的作品当中,鱼文化的内涵却更为丰富多彩。古时的文人们并非不了解那些由先民们所创造出的鱼文化,但是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播者与创造者,他们虽然与普通百姓一样生息,却对精神文化有着更高的追求。他们不满足于用自己的才华去简单地承袭先人们所创造的文化,而是不断地追求发展与创新,使自己的创作呈现出不同于前人的风貌。因而,古代文人的作品中的鱼文化有着明显的属于文人阶层自身的特点。

## 1 丰足与尊贵的象征物

### 1.1 “鱼”作为丰足的象征物

在鱼文化发展的较早时期,受物质生活水平的制约,文人作品中鱼文化的始生导向较为明显。如,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们与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劳动者们一样将鱼视为丰足的象征。《诗经·小雅·鱼丽》中就是通过“鱼丽于罟,鲋鲿,君子有酒,旨且多。鱼丽于罟,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鱼丽于罟,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sup>[1]</sup>。这样的反复吟咏来喻宴请的丰盛。

### 1.2 “鱼”作为尊贵的象征物

由于鱼肉味鲜美并且不易捕获,所以它常常被文人们视为珍贵之物的代表。如,《诗经·颂·周颂·臣工之什·潜》中就提到,“潜有多鱼:有鱮有鲋,鲿鰋鰪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sup>[2]</sup>;把鱼作为敬神的贡品,足见其在众多食物中地位的尊崇。由此外衍,鱼也常常被用来喻地位尊贵的贵族,有时甚至被用来喻指后世只能以龙来指代的君王。如《诗经·小雅·鱼藻之什·鱼藻》中的“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sup>[3]</sup>。很明显地是在以鱼来喻地位尊贵的周王。

不过,鱼的这种喻指君王的功能并没有延续很久。自汉初起,统治者为了宣扬自己受命于天,具有统治天下的合理性,纷纷把自己伪装成

龙这种神异之物的后代。如,《史记·高祖本纪》中就把汉高祖刘邦神化为蛟龙之子。正是由于龙成为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化身,所以鱼这一形象当中所蕴含的尊贵之意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压制而逐渐减弱。然而,在文人们的文学作品中,鱼并没有像它在许多民间文学作品中那样沦为下层草民的形象,而是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尊贵色彩。如,唐代诗人窦常《谒诸葛武侯庙》中“永安宫外有祠堂,鱼水恩深祚不长”<sup>[4]</sup>。李山甫《代孔明哭先主》中“九疑山下频惆怅,曾许微臣水共鱼”<sup>[4]</sup>。等句都是以鱼来喻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臣子。这其中,既有着文人们对君臣、鱼水关系的参悟,更隐含着他们对其自身身份的肯定。

## 2 古代文人形象的代言

### 2.1 文人与“鱼”的相似命运

鱼与文人,似乎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然而在我国古代,两者却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汉辛氏所著的《三秦记》中载,“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渚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sup>[5]</sup>。北宋人陶谷的《清异录》中也明确提到“鲤鱼多是龙化,额上有真书王字者,名王字鲤,此尤通神”<sup>[6]</sup>。可见,至晚在汉代,已经有我们今人所熟知的“鲤鱼跳龙门”这一传说的完整版本了。在这个传说中,鱼既可能变身为地位崇高的神物,也可能始终是一生碌碌的凡物。正是这一特点,使得鱼的形象与文人的形象紧紧联系了起来。

文人阶层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极其特殊的阶层。他们拥有文化知识,具备机敏头脑,既可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而跃居社会上流,犹如越过龙门一步登天的鲤鱼;也可能因怀才不遇而比一般的劳动者更为潦倒,恰如那些跃龙门而不过反致伤残的点额鱼。

### 2.2 文人们借以自喻的“鱼”

正是由于现实中文人的命运与传说中鱼的命运极其相似,所以文人们往往将自身与鱼联系起来,借鱼言志。中唐诗人章孝标的《鲤鱼》诗有

云“眼似珍珠鳞似金,时时动浪出还沉。河中得上龙门去,不叹江湖岁月深”<sup>[4]</sup>。这里,诗人不仅把鲤鱼的形象、习性、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在对它的描绘中寄寓了自己的理想。此外,魏陈思王曹植的《言志诗》中“庆云未时兴,云龙潜作鱼。神鸾失其俦。还从燕雀居”<sup>[7]</sup>。是以鱼龙之说来感叹人生变化;唐人孟郊的《送别崔寅亮下第》中“虬龙未化时,鱼鳖同一波”<sup>[4]</sup>。是以鱼来进行自我勉励;李山甫的《贺友人及第》中“得水蛟龙失水鱼,此心相对两何如”<sup>[4]</sup>。是以鱼化为龙来贺友人科举及第;而韩愈《海水》的“我鳞日已大,我羽日已修。风波无所苦,还作鲸鹏游”<sup>[4]</sup>。则是借鱼来抒发心中的壮志。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在历代文人当中,苏轼可谓是对鱼最情有独钟的一个。在其诗作当中,以《鱼》为题者就有16首,诗中提及“鱼”的更多达133首。在这些诗篇中,苏轼不止一次地借写鱼来抒发对自身命运的不平之气。如,《荆州十首》之八所写的荆州青鱼,“江水深成窟,潜鱼大似犀。赤鳞如琥珀,老枕胜玻璃。上客举雕俎,佳人摇翠篔。登庖更作器,何以免屠割”<sup>[8]</sup>。既包含了诗人对肉、骨俱美的青鱼的喜爱,更隐含着诗人对自己才高遭妒、仕途坎坷的感慨。

由于文人与鱼的命运实在太过相似,因而即便旷达如苏轼,也难免对鱼而伤情。苏轼在谪居黄州期间曾写过一首名为《鳊鱼》的诗——“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谁言解缩项,贪饵每遭烹。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吾今又悲子,辍箸涕纵横”<sup>[8]</sup>。这里的鳊鱼,即武昌鱼,是一种肉质鲜美而性情温和的鱼类。正如鳊鱼的平和性情并不能为它换得一世安宁一样,苏轼也无法靠淡泊名利来摆脱官场倾轧。孟浩然在襄阳居住时曾作过《岷潭作》一诗,“石潭傍隈隩,沙岸晓夤缘。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美人骋金错,纤手脍红鲜。因谢陆内史,莼羹何足传”<sup>[4]</sup>。在苏轼想来,连孟浩然那样与世无争的隐士都要用垂钩、竹竿去夺取鳊鱼们的性命,鳊鱼还有什么出路呢?所以,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政治打击的苏轼在面对桌上美味的鳊鱼时感慨万千,难以下箸。显然,苏轼是由鱼的贪饵丧生想到了自己因追求功名而获罪,对自己人生选择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其实,苏轼并不是第一个通过“鱼”而对封建

社会文人们的人生道路表现出怀疑态度的文人。早在唐代,诗人窦巩就在对鱼的吟咏中表现出了对那种“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的淡漠疏离。他在《放鱼》一诗中写道,“金钱赎得免刀痕,闻道禽鱼亦感恩。好去长江千万里,不须辛苦上龙门”<sup>[4]</sup>。这里,诗人对于放生鱼的期盼也正是他对于文人们传统人生道路的一种反思。

正是由于文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了自身命运与鱼的命运极其相似,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以鱼为友,主张放生。例如,唐代诗人贾岛在《孟容逸人》中云“孟君临水居,不食水中鱼”<sup>[4]</sup>。而苏轼在《书南史卢度传》中也提到自己在烹食时看到有活的海物会不忍烹煮,每每将它们放回到水中。当西湖东池的水干涸,同僚将鱼迁至西池中放养时,苏轼还忍不住为它们担心和祈祷——“但愁数罟损鳞鬣,未信长堤隔涛澜。濺濺发发须臾间,围圉洋洋寻丈外。安知中无蛟龙种,尚恐或有风云会。明年春水涨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sup>[9]</sup>。这种对于鱼的同情和关注,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于那种物伤其类的特殊情感。在苏轼等文人的心中,他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鱼视为了自身形象的代言。因而,他们对于鱼的欣赏实则是对自我的一种观照、一种肯定。

### 3 悠游自由生活的具象

#### 3.1 “鱼”对自由向往的满足

尽管鱼类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的腹中之食,难逃被烹杀的命运。但是相对于鱼类的现实命运来说,温饱问题基本无忧的文人阶层显然对于鱼的外在状貌更感兴趣。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积极入世、建功立业是绝大多数文人们所渴望的,然而入朝为官的代价却往往是他们就失去言语与行动的自由,无法恣情挥洒自己的学识才华,甚至可能失掉性命。对于这一点,文人们一直以来都有着清楚的认识。因而,他们一边热衷于朝廷政治,一边担心官场倾轧,总是心存惶恐。

在文人们的眼里,鱼是逍遥自在的。它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往来于江湖,不受任何羁绊。因而,文人们对于鱼总是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艳羡。

#### 3.2 “鱼”作为悠游生活的具象

正是由于鱼满足了文人们对于自由生活的

向往,因而也就成为了文人心目中悠游生活的一种具象。历代的文人们总是不断地通过描绘鱼的外在美态来展现他们对这种与自身命运极其相似的生物的欣赏和艳羨,抒发其内心对于自由、安逸生活的渴望。如,晏殊词《渔家傲》(嫩绿堪裁红欲绽)中的“蜻蜓点水鱼游畔”<sup>[10]</sup>、周邦彦词《浣溪沙》(翠葆参差竹径成)里的“水摇扇影戏鱼惊”<sup>[10]</sup>、韦道逊词《晚春宴》(日斜宾馆晚)之“池跃戏莲鱼”<sup>[10]</sup>、陆游诗《山家》的“池面游鱼争落花”<sup>[10]</sup>等句,都是通过对鱼儿自由自在游弋嬉戏的描绘来抒发对于自由、悠游生活的向往。白居易《点额鱼》一诗中“见说在天行雨苦,为龙未必胜为鱼”<sup>[4]</sup>。更是直言出对于闲适生活的满足。此外,文人们还常常在作品中流露出对那种可以与鱼虾相伴的自由隐逸生活的留恋。如,晚唐诗人许浑《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中的“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sup>[4]</sup>。南宋诗人陆游《真珠帘》(山村水馆参差路)中的“悔当年、早不扁舟归去。醉下白苹洲,看夕阳鸥鹭。菰菜鲈鱼都弃了,只换得、青衫尘土”<sup>[10]</sup>等等。

## 4 哲学思辨的媒介与对象

### 4.1 “鱼”是阐发哲理的依凭

由鱼而引发的思辨,最著名的莫过于“子非鱼之辩”了。《庄子·秋水》中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sup>[11]</sup>。这里,通过对“鱼之乐”的论辩,庄子表达了他的“齐物”思想。在庄子看来,“鱼”与“我”是无分的,鱼在水中从容游弋,其中之乐,“我”也能感受到。

此外,《庄子》的《外物》篇还叙述了一个“任公钓鱼”的故事。“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鎔没而下,鰲扬而奋鬣,白波如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轻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鲋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

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sup>[12]</sup>。这里的鱼,显然是人生理想的一个象征。通过这个奇异的钓鱼故事,庄子阐述了他对于理想与事业的想法。即,一个人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就必须树立起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并且始终坚持自己的既定目标。

庄子之后,文人们以鱼来阐发哲学思想的还有很多。如,宋人黄庭坚在《赋未见君子忧心靡乐八韵寄李载》中以“雾重豹成文,水清鱼自见”<sup>[10]</sup>。来阐释潜身隐居、避害保身的道理,而理学家程颐的《养鱼说》则从赏鱼入手进行思考,“鱼乎!鱼乎!细钩密网,吾不得禁之于彼,炮燔咀嚼,吾得免尔于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尔遂其性,思置汝于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诚吾心。汝得生已多,万类天地中,吾心将奈何?鱼乎!鱼乎!感吾心之戚戚者,岂止鱼而已乎”<sup>[13]</sup>?由小小的鱼儿而生发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民生的关怀,表现出了一个哲学家博大的胸怀。

### 4.2 “鱼”是自我反思的媒介

文人们不仅以鱼来阐发哲学思想,还经常通过鱼来进行自我反省。除前文提到的苏轼《鳊鱼》中那种由鱼而观我的感慨之外,文人们有时还把人与鱼并列起来进行观照,对人生的追求及其价值进行思索。如,明代僧宗林的《观鱼》诗云:“鱼在水中生,人在水中死。贪饵鱼上钩,失脚人下水。人死鱼腹肥,鱼死人口美。吁嗟鱼与人,恶乎不知此”<sup>[14]</sup>。就是以鱼儿贪吃诱饵而失去性命来告诫世人不要因为贪婪而失去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诗虽然不长,却非常深刻。

不但普通的文人们经常通过赏鱼来进行思辨,就连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也不忘以鱼来观察社会、体验人生。清代最具文人气质的乾隆皇帝就曾经以鱼为题材作杂诗一首来反思自己的用人之道——“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无鱼非水德,无徒势云孤。鱼岂离于水,潜渊转江湖,人岂离于世,适将他有图。知一贵知二,通变乃达常,不逆复不亿,抑亦先觉良。吹竽三百人,隐笑齐宣王”<sup>[15]</sup>。这首诗语言虽然浅显,却颇有哲理:鱼之所以离开水,是由于水太清澈了不适合鱼的生存,所以只好转到其它江湖中去;人才之所以外流,是因为用人者过于严厉苛刻,容不得别人的半点缺点与错误。没有鱼的水,只能是毫无生

机的死水;而没有他人的拥护,一个人的力量也无法成事。

## 5 具有神异力量的生物

### 5.1 辟邪的护神与善化的灵物

由于鱼是先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带给人以生存的希望。因此,鱼被古人奉为辟邪消灾的护神。唐代戴孚所著的《广异记》中就载录了一则汉楚王太子之灵在唐大明宫宣政殿多次显形,请求改葬高地并叮嘱不要夺其陪葬玉鱼的故事。正是由于古时的人们普遍相信鱼有消灾功能,所以才纷纷以鱼骨做器,以求辟邪。文人们自然也不能例外。他们不仅亲身使用鱼骨器皿,更写下诗文来对其进行赞美。如,宋代苏轼就曾作《鱼枕冠颂》、《送范中济经略侍郎赠以鱼枕杯、四马箠》、《荆州十首》(之八)等诗来吟咏用鱼的枕骨所作的冠、杯等器物之精美。

在古代文人们的作品中,鱼是善于变化的。相传为东方朔所著的《神异经》里记载了一种“横公鱼”,它白天生活在水中,夜晚则变化为人。唐末杜光庭所辑的《录异记》里也提到鲛鱼每五天就变化为一次俊美的男女。然而,与一般民间文学作品中鱼儿与人类相互爱慕、结为眷属的故事不同的是,文人作品中人、鱼相交的故事往往更为风雅,体现出一种文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并且带有一定的道德批判色彩。如《太平广记》中所记的谢康乐与鲫鱼女相遇对诗这一故事,其中的谢康乐对鲫鱼女并没有真正的情爱,他所有的只是淫欲而已。作者通过这一故事批判了社会中那些自私轻薄的男子。除此之外,在文人们的观念中,鱼还是能够区分善恶,有恩必报的灵物。汉代辛氏所著《三秦记》中就记录了一个武帝放鱼得珠的故事,而唐代《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更是凭借一副神奇的鱼骨而成为世界文学中最早的“灰姑娘”。此类故事,不仅体现了文人们的道德观念,更为中华鱼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 5.2 大地的载体与沟通的信使

古代的文人们一直相信,天河与地川是相连的。因此,作为水中之物的鱼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大地的载体和沟通天地间消息的信使。《列子》等多部作品中都提到,渤海五山原本是在海上随波浮动的,后来由巨鳌用头顶起才得以稳

固。正是由于这种说法得到文人们的普遍认可,《楚辞·天问》中才发出了“鳌戴山抃,何以安之”的质疑。

此外,在文人们的各类文学作品当中,还有大量的各类鱼儿为人们传递书信的故事,以至于“鱼素”、“鱼书”、“双鱼”、“双鲤”等在古时都成了书信的别称。

## 6 古代文人鱼文化的特点

### 6.1 鱼文化功能外衍导向明显

鱼文化功能的外衍是人们对外在实有之物及外化精神现象的认知、思考和利用。它是对鱼文化的生存、繁衍、图腾等始生导向的延续和泛化。在文人们有关鱼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人们对于人类生存、繁衍以外的诸多物象与意象,诸如鬼神、祸福、宇宙等领域都进行了关注、思考与表现。虽然在民间文学当中,鱼文化也有诸多外衍的表现,但其深度与广度却无法与文人作品中的鱼文化相比。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文人们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知识,对于人生、社会乃至宇宙持有一种探究的态度,并且习惯于把所看到的一切事物与对人生、对社会、对宇宙的种种感悟联系起来。正是这一特点,使得文人作品中的鱼文化拥有了比民间文学中的鱼文化更为绚烂的色彩。

### 6.2 将“鱼”与“我”高度统一

由于文人们多半具有强烈的自我审视、自我表现的欲求,所以在他们的笔下,鱼既是抒发情志的工具,也是其内心自身形象的代言。文人们不断地通过鱼来观照自我,表现自我,在他们的笔下,“鱼”与“我”达到了高度的精神契合。

### 6.3 新的建构植根于民间文化

尽管文人文学中的鱼文化有其鲜明的特色,但却是植根于民间鱼文化的。在文人作品当中,民间鱼文化中鱼的种种寓意被继承下来并且被用以建构属于文人阶层的鱼文化。如,在民间,鱼既是爱情的信使,也是配偶的代名词。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中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尽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意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sup>[16]</sup>。在这里,鱼的形象就是作为爱的信使而出现的。对于鱼的这种寓意,文人们显然是了解并且有所继承

的,唐代诗人元稹《鱼中素》的“重叠鱼中素,幽絷手自开,斜红余泪渍,知著脸边来”<sup>[4]</sup>。等诗句就是承袭了民间鱼文化当中鱼作为情书的内涵。然而,具有此种寓意的诗篇在文人诗作当中却并不多见。在大多数文人作品当中,鱼所代表的情感涵义是由“爱情”而外扩为各种情感的,在很多时候甚至变成了一个概念化的影子,只作为信函的雅称而出现。如,陆游《得赵若川书因寄》中的“泽居路绝人不到,晨起忽传双鲤鱼”<sup>[10]</sup>。黄庭坚《观化十五首》“故人去后绝朱弦,不报双鱼已隔年”<sup>[10]</sup>。卢纶《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瘴海寄双鱼,中宵达我居”<sup>[4]</sup>等诗句皆是如此。

正是由于文人作品中鱼文化的这些特点,文人文学中的鱼文化才具有了明显的、属于文人阶层自身的文化特色。也正是由于这些特色,文人鱼文化才呈现出了与民间鱼文化迥然不同的风貌。虽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对文人文学中有关食鱼、斗鱼等方面作品进行分析,然而有一点却是显见的,即,较之于由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民间鱼文化,文人文学中的鱼文化显然具有更为丰富的哲学和美学内涵。

#### 参考文献:

- [1] 佚名. 鱼丽[M]//孔丘. 诗经.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6: 218.
- [2] 佚名. 潜[M]//孔丘. 诗经.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6: 355.
- [3] 佚名. 鱼藻[M]//孔丘. 诗经.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6: 283.
- [4] 彭定求, 沈三曾, 杨中讷, 等. 全唐诗[M/OL]. [2010-05-10]. <http://www.tianyabook.com/quantang/index.htm>.
- [5] 李华. 中国鱼文化初探[J]. 渔业现代化, 2003, (5): 48.
- [6] 陶谷. 清异录[M/OL]. [2010-05-20].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s/%E5%BA%9A%E8%BE%9B%E4%B9%8B%E9%96%93%E8%AE%80%E6%9B%B8%E8%A8%98#.E6.B8.85.E7.95.B0.E9.8C.84>.
- [7] 曹植. 曹植作品全集[M/OL]. [2010-06-13]. <http://www.haoshici.com/Caozhi76744.html>.
- [8] 苏轼. 苏东坡全集[M/OL]. [2010-06-13]. [http://www.haoshici.com/1\\_0\\_E88B8FE8BDBC\\_0\\_0\\_0.html](http://www.haoshici.com/1_0_E88B8FE8BDBC_0_0_0.html).
- [9] 苏轼. 西湖秋湖东池鱼窟甚因会客呼网师迁之西池为一笑之乐夜归被酒不能寐戏作放鱼一首[J]. 国文天地, 2009, 24(10): 12.
- [10] 宋代诗词[M/OL]. [2010-06-18]. [http://www.haoshici.com/1\\_E5AE8B\\_0\\_0\\_0.html](http://www.haoshici.com/1_E5AE8B_0_0_0.html).
- [11] 庄周. 庄子[M]//李耳, 庄周. 老子·庄子.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267.
- [12] 庄周. 庄子[M]//李耳, 庄周. 老子·庄子.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285.
- [13] 杨建宏, 薛其林. 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鱼文化情结[J]. 长沙大学学报, 2003, 3: 50.
- [14] 杨文丰. 仁爱慈悲的命运[M/OL]. [2010-06-2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339810100f5p6.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339810100f5p6.html).
- [15] 乾隆. 乾隆作品全集[M/OL]. [2010-07-21]. [http://www.haoshici.com/1\\_0\\_E4B9BEE99A86\\_0\\_0\\_0.html](http://www.haoshici.com/1_0_E4B9BEE99A86_0_0_0.html).
- [16] 佚名. 汉朝佚名作品全集[M/OL]. [2010-08-02]. [http://www.haoshici.com/1\\_0\\_E4BD9AE5908D\\_0\\_0\\_0.html](http://www.haoshici.com/1_0_E4BD9AE5908D_0_0_0.html).